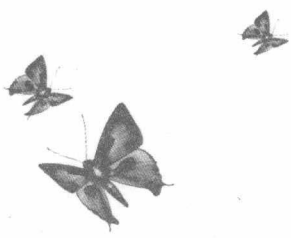


帝后 娇

沐非
DITAHIAO 著

美
媛

她与他皆是人中龙凤，
十年倾恋，却比不上二滴真相洞破的金枝之血？



帝后 娇

沐非
DITAILAO 著

上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策划编辑：侯 开 赵丽娟

责任编辑：赵 锋 奚春玲

特约编辑：杨 琴

封面设计：八牛·设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台娇 / 沐非著；一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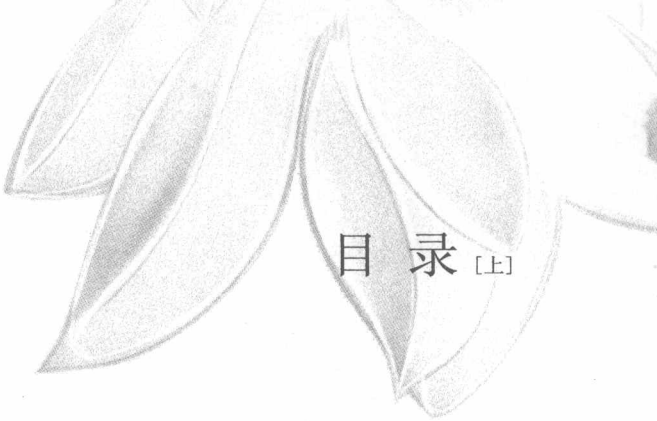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63-3169-0

I. ①帝… II. ①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1030号

书 名：帝台娇（上、下）
著 者：沐 非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mm×980mm 1/16
印 张：36
版 次：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63-3169-0
定 价：45.00元（全二册）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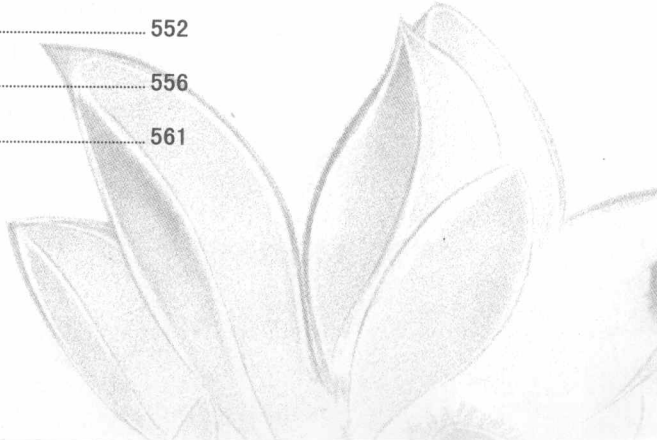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疏真	1
第二章	云泥	12
第三章	鸱乱	27
第四章	倾城	47
第五章	天机	63
第六章	燮王	76
第七章	朝局	92
第八章	入梦	108

第九章	无间	123
第十章	局中	147
第十一章	绝杀	165
第十二章	世子	181
第十三章	姊妹	204
第十四章	廷争	213
第十五章	鬼魔	235
第十六章	权术	249



目 录 [下]

第十七章 暗战	269
第十八章 鸦凤	291
第十九章 密云	318
第二十章 故人	338
第二十一章 一念	359
第二十二章 朱瑞	380
第二十三章 边衅	401
第二十四章 萧墙	423
第二十五章 反局	449
第二十六章 命悬	472
第二十七章 抉择	496
第二十八章 大婚	515
第二十九章 朝觐	530
第三十章 曲终	548
番外一 弈	552
番外二 虎牙	556
番外三 未央	561



第一章 疏真



雪片轻轻飘过，宛如佳人的酥手，拂过朱闻的剑眉。出现在他眼前的女子，正侧躺在冰雪之中，身上星星点点，皆是血沫。

无边的冰雪从山崖落下，遮住整个苍茫夜空，无天无日，无爱，无憎。

她微笑着，静坐仰天而望，任由雪衣飞扬，鲜血横流。

“原来，西北的天空，会有这么多星星……”

低低的呢喃，盖住雪崩万钧之势。生死一瞬，在她眼里，却抵不过银河霄汉中一点明光。

轰然巨响之后，大地白茫茫一片，了无痕迹。

冷风飒飒，卷得冰原之上百草枯折。疾雪渐渐从天而降，晶莹剔透，大如鸽卵，砸得人皮肉生疼。西北苦寒，长夜过半，正是百里鬼哭，不见人影之时。雪原之上，却有一队人影策马控弦，正朝着东面而去。甲冑的寒光在冰雪辉映下越见冷冽，精铁弓弯处被磨得光滑，行进之间默然无声，却自有一种压抑肃杀。

“君侯，前方便是居延边驿了……”

侍从的声音从皮制护面下发出，带着些沉闷凝重。朱闻从马上望向半山腰的风雪，不着一语，只是慢条斯理地抚摩着右手腕处。那是一整块赤红玉髓雕成的护腕，光芒流转间潋滟眩目，仿佛是一碰便碎的玩意，然而在与护肘偶然撞击时，那清脆铮然之声，却显示了它的坚刚不凡。

他眯起眼，比黑夜更深邃的眸子滑过本队人马高擎的旗帜。那鲜红如血的斗大“夔”字正疏狂自在地飘扬，其下龙虎盘踞相扭，显得霸意怒张。

循他目光所及，侍从有些不安地上前问道：“君侯，是否要收起旗号？”

朱闻嘴角微勾，露出一个极为轻松不羁的微笑，嗓音清淡，却生生把侍从吓出一身冷汗。

“男儿大丈夫当世，就是行恶也不须偷偷摸摸，更何况……”他笑声扬起，那份笑意映入众人眼中，却比修罗鬼刹更有震慑力。

“本侯执夔国之旗，正是要在朝廷前替父王扬威。”他的笑声拖得更长，在“父王”这两个字上带出近乎刻意的讥嘲，在风雪中显得越发犀利。

风雪卷过他冷冷嘲讽的薄唇。他白皙的面庞上五官清秀，与西北夔地的粗犷迥然不同，若是肯好好装扮一番，定不输于江南任何一位翩翩公子，只是这般姣好相貌的主人仿佛不以为意，也不用簪，只是如普通军士一般将长发随意束在一边。

雪片沾染上长发，映得那发色如同幽蓝的穹庐，随风飘扬之下，几乎与天穹漾为一体。

众军望着自家君侯，却是谁也不敢插语——君侯与夔王之间，虽是父子，关系却是生硬诡谲，君侯屡次进犯朝廷属地，却统统打了夔王的旗帜，论起居心，实在是不可言说。

卫羽干咳一声，抖落身前积雪，笑道：“这毕竟是去掠劫朝廷的粮草，是否太张扬了些……”

朱闻似笑非笑地睨了他一眼，道：“要说张扬，你一夜包下璇玑阁众红牌，那才叫惊世骇俗哪！”

周围闷笑声四起，有胆大的凑前道：“军师你真是大手笔，什么时候分我们几个……”

卫羽深忿，正要反唇相讥，却听朱闻低喝道：“噤声……情况好像不对！”

众人闻言，凝神朝前方望去，只见山的那端，居延边驿所在之上空，竟有一丝一丝的雪雾翻涌，风雪交加之下，若是不仔细看，根本不见端倪。

难道是伏兵？

众人皆是一惊——乱世方平，朝廷正在休养生息，一时也顾不上西北这边，

居延又是小驿，守军素来不多，但此行若是打草惊蛇，直捣玉门掠劫粮草的打算可能要彻底落空了。

那雪雾煞是奇特，团团缕缕，弥漫深广。四周寂静无声，仿佛鬼域一般。

朱闻的目光冷然，笑容也越发加深，“是人是鬼，去看个清楚就是。”

他催马上前，很快便朝山那端驰去，身后近卫急急跟随，一阵人马呼啸，将这份死寂打破殆尽。

翻过山峦，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难以置信的一幕！

“这、这是居延？！”卫羽近乎呆滞地呢喃道。

快马越过山峰，未到山底便停住。居延本是前哨，沿谷地散开军帐，百余军人，加上数十女奴苦役，也颇有些阵势，如今却被冰雪厚厚覆盖，一切帐篷屋舍都了无痕迹。

茫茫大地上，只余雪花徐徐飘过，耳边风声静静，所有人心中皆是寒意。

“是……是雪崩！”当地军士颤抖着声音道。

传说，若雪峰塌落，掩埋一切，那便是山神发怒，要将一切人畜毁灭。众人虽然不信这无稽之谈，但亲眼见这浩大惨烈之象，无不心中大颤。

此时众人耳边忽然传来微弱的声响，抬眼看去，在东北一角，几顶破烂帐篷露出个顶尖，里面隐隐传来敲挖之声。

众军士不需多说，便上前开挖。那一角处略高，雪不过半尺，略微一扒，就见一个个或是褴褛、或是花花绿绿的身影出现，顿时“军爷”、“万福”之声大作，还有人下跪叩首。

那是服侍守军的苦奴和营妓吧，他们还真是幸运，捡了一条命。

朱闻不感兴趣地瞥了一眼，随即瞳孔缩为一点——

那雪压下的痕迹！

他快步上前，俯身细看雪崩周围，越看，目光越是冷峻。

“怎么了？”卫羽上前问道。

朱闻的眉头近乎蹙成利刃，他薄唇深抿，淡淡吐出两个字：“高手！”

“真是高手！”朱闻又重复道。

迎着卫羽愕然的目光，他动容叹道：“这雪崩落地痕迹实在巧妙，巧到恰恰避过了奴役的营帐——这是绝顶高手以真气击出，气流震荡，才引起的雪崩。”

绝顶高手？

卫羽只觉得牙关发酸，宛如在听神魔传奇，他苦笑道：“这高手比起君侯您来，又是如何？”

朱闻扫了他一眼，并不回答，只是默然凝视着雪地，陷入了沉思。

居延只是个前哨军驿，守军也只有百余人，即使是要入侵，杀了他们，也还有后方五十里的驻军，更别说玉门、昆仑等处的大关隘。是什么样的高手，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在这个无足轻重的小地方引起了这样一场大劫？

他垂目，眼中光芒流转，忽然，在脚下雪地里发现了什么。

他蹲下，仔细凝视，指尖触摸到的，竟是一角衣襟。

雪一般皎洁，触手却很薄软，薄得几乎可以一撕即破——在这样的寒苦之地，是谁犯了疯癫，敢穿这样的衣裳？

朱闻稍一用力，衣襟陡然一扯，那重量，让他感觉到底下还有人！

他迅即抽出卫士的长刀，以刀背深掘，一刻之后，衣襟的主人出现在他眼前。

雪片轻轻飘过，宛如佳人的酥手，拂过朱闻的剑眉。出现在他眼前的女子，正侧躺在冰雪之中，身上星星点点，皆是血沫。

在朱闻的回夜宫中，有来自各地的缤纷佳丽，五色眩迷，可他从未见过这样的肌肤——宛如玉色入骨，晶莹剔透。朝上的玉颈，因失血而苍白得近乎透明。

朱闻将她轻轻扶起，只见乌发蜿蜒垂下，散发着犹如月华一般的光芒。

犹如受了蛊惑，他伸出手，将那缕发丝绾起。下一刻，出现在他面前的，竟是——

被刻了青墨黥纹的雪白脸庞！

仿佛是无瑕的雪上溅了墨汁，又仿佛是明月当中突起阴霾，那黥纹繁密连贯，在雪白肌肤上显得狰狞可怖。

卫羽在一旁看得真切，有些惋惜道：“这是犯了大逆罪才施加的黥刑。”

朱闻失神片刻，随即探了探女子的气息，只觉得气若游丝，命悬一线，脉络之中，更有一道阴寒——大概是身子娇贵，受了边疆的风雪，寒气已经积蓄其中了。

大概没救了。

心里虽这么想，他却鬼使神差般地将她抱起，交与侍从，随后看向其他挖掘的地方。

不久，便有结果报了上来——

“除了这些人，守军们全数毙命。”

朱闻沉吟片刻，看着满地狼藉，知道不宜久留，于是命令道：“出此变故，全军回转吧！”

他扫了一眼那些颤颤巍巍的奴隶和女人，想了一下，道：“将他们也一并带回去吧。”

似乎怕被人误以为仁慈，他又加了一句，“宫中正好缺人手，他们就是此行的战利品。”

队伍开拔。风雪漫卷，很快便将这一地喧嚣淹没。

一个月后。

几道身影飞驰而来，停在这片雪地废墟前。

“夔国那些蛮子真是粗鲁，杀百余人而已，居然也会弄得雪崩！”黑衣人的头领不屑道。他是根据在场情景，自行推测而出的。

“怎么没把他们也压在里面算数！”

冷笑的诅咒声后，他们便四散分开，重新开始挖掘雪地。

比起先前，他们可算是肆无忌惮，随意将人的躯体挖出挖断，一阵乱刨后，终于有人如获至宝，惊呼道：“在这里了！”

挖出的女尸面带黥纹，已然被砸下的岩石和雪水弄得浮肿，再也看不出模样。那人细细查看，终于在脚上发现一双玉纹丝履。

他瞪视着女尸鞋尖上的那一双明珠，只见它们在雪光映射下，宛如日月光华一般。

“就是她了！”

他冷声哼笑道：“大人物又如何，还不是死得卑贱屈辱！”

随即，他剥下鞋子，一声呼哨，众人回转。

风声飒飒，宛如往日，所有的秘密，都掩埋在雪中，了无痕迹。

两个月后，回夜宫中。

风从极北之地吹来，庭院中枝条虬劲，雪凝其上，宛如瑶柱玉条，满地里皑雪及膝，紫色琉璃瓦下的冰凌亦是闪烁五彩。

女子的嬉笑声从不远处的高阶上传来。扫雪的宫役们偷眼看去，见是绸衣如云，衣着精致的侍女们簇拥着几位美貌妃子，正迤逦而来。

香风夹杂着妃子们的细语轻笑，天被雪光映得透亮，越发照得她们肌肤莹润，美不胜收。

这时，一只纤纤素手伸出，慵懒然而精准地将枝头一小朵粉梅掐下，树枝轻摇间，雪屑纷纷落下，一旁的侍女连忙上前挡了，另有人忙不迭地用丝帕拭去燕姬鬓间的残雪。

燕姬笑吟吟地随侍女们忙乱，一手却持了那一朵小梅，轻荡碧袖，便插入侧髻之中。她正是芳信年华，又生得花容月貌，在雪色与梅韵映衬下，不禁让周遭人等看得有些痴了。

“妹妹倒是会选，才一伸手，便独占了那芳枝上最美的一朵。”一旁略微年长的女子仿佛不胜欢愉，掩袖笑道，“等君侯回转后宫，立时便要妹妹你迷得神魂颠倒了。”

燕姬目光微动，慧黠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冷光，却是笑得纯真无辜。她嗔道：“姐姐又在浑说，刻意拿我取笑。整个回夜宫中，谁不知你璩夫人在两年前就蒙君侯宠眷，立为侧夫人，乃是他第一心爱之人呢！”

她刻意在“两年前”这些字眼上加重语气，然而眼波流转间，却只见纯净笑意。

妮子好生可恶，竟在讥讽我是明日黄花吗？

璩夫人目光一凝，心下已是大怒。她微微咬唇，却是隐而不发，笑容丝毫不减，亲热地挽了燕姬，一起向前慢行。

她两人步伐轻盈，璩夫人又是刻意，几步之后，便领先众人几丈，遥遥在前。

“我本就是蒲柳之姿，年岁既长，和妹妹站在一起，倒越发显得可笑可叹了。”

叹息声中，璩夫人仿佛是在哀叹韶华易逝，岁月无情。随即，她压低了声音，仿佛漫不经心道：“妹妹不仅貌美，还甚是贤淑体贴，看着君侯劳繁公务，就日日亲手熬汤奉入书房，单就这份温存，就让我等望尘莫及。”

燕姬目光闪烁，下一瞬，却听璩夫人的声音，竟是含笑低沉，近乎诡谲——

“妹妹日日去那书房，想必连那些文书密函的位置，都要熟记于心了！”

燕姬只觉得脑中轰隆一声巨响，顿时面色苍白，咬紧了银牙，冷笑道：“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竟是听不懂了！”

璩夫人笑容更盛，越发亲密地挨近了她，吐气如兰道：“妹妹这么聪慧，又哪会不懂我的意思——你才初来乍到，就这么急着登堂入室，太过张扬了些吧！”

她一手扶了下香肩上的银貂斗篷，一手却顺势将燕姬鬓边的金钗轻轻拨下，“妹妹这只钗钗头怪利的，要是扎中了人，那可怎么得了，可要好好保管呢！”

燕姬双目冷瞪，眼睁睁看着她拿走自己的随身利器，却很快恢复了冷静，“只是个凡物，不值当什么，姐姐若是中意，送你也无妨。”

“看妹妹说的，我倒成了个剪径的强人不成？”璩夫人笑得越发妩媚，手掌一用力，那只凤钗竟在她柔荑双指中逐渐弯曲，最后成了一块金饼。

金质偏软，可若要两个指头拗成这般，也颇需些不凡功夫。燕姬眼看着这一幕，心中惊疑不定，压低了声音，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想要怎样？”

“看妹妹说的，只是姐妹间戏耍，难道我还会去告诉君侯不成？只是你我姐妹间情比金兰，妹妹在书房里找着了什么有趣的，也该让姐姐我一开眼界才是。至于我的来历，妹妹不是早就知道了？”

璩夫人微笑着，将金饼还入燕姬掌中，气定神闲道：“妾身乃是奉王上亲命，从宫掖中仔细挑选，特地赐予君侯的良家子。”

燕姬看着对方意味深长的眼神，心中有所明悟，她扯了扯唇角，悄声道：“原来你和我也是一路，只是主人不同……”

“妹妹真是兰质蕙心。”

璩夫人笑得一径雍容大度，朝后微微颌首，便带了自己的从人扬长而去，只剩下燕姬站在原地，却是因为不甘和躁怒，连脸颊都滚烫得绯红起来。

燕姬僵立原地，半晌才回过神来，她猛地甩袖回头，低喝道：“还愣着做什么，回宫！”

下一刻，她的左肘撞到了一件坚硬之物，随即，烟水弥漫，庭院中央一片忙乱。

燕姬抱着手肘忍痛，定睛一看，却是气不打一处来——原来是跟在她背后伺候茶盒的小侍女躲闪不及，竟一头撞上了她！

金黄的蜜柑茶在她碧罗锦裳上漾出片片污痕，两种色彩混合之下，近乎五色斑斓。

燕姬怒极反笑，“宫里出息的奴才这么多，就配给我这般不中用的。”她提了裙裾，甩开了侍女的扶持，转身盛气而转，“快把这个不长眼睛的东西给我拖回去！”

她余怒未消，恨恨道：“丢人现眼还嫌不够吗！”

燕姬回到自己宫中，看也不看一旁瑟瑟跪地的小侍女，她换了衣裳，兀自烦躁道：“这身云锦可是君侯亲赐的，乃中原世家所制，宫中统共也只有一件，就这么糟践了！”

一旁的女官见她意兴阑珊，于是上前细声道：“主子您且不用着急，及时浆洗也许还有救。”

燕姬瞥了她一眼，不耐道：“色贯其中，便是彻底废弃了，还能有什么救？”

女官略微想了一会儿，眼前一亮，道：“有了！”

对着燕姬不解的目光，她道：“先前君侯从外面掠回了一批苦奴，奴婢听说其中有女子，一手绣工甚好，说不定，可以让她以绣纹补救。”

“绣工甚好……”

燕姬一听，面上便有了喜色——夔国地处西北，珠宝尽有，好的绣匠却嫌弃此地苦寒，不愿在此扎根停留，是以宫中虽然华服甚多，却无甚绣彩，着实有些单调。

“既然来了个有手艺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女官面对嗔怪，有些犹豫道：“她……她面上刻了黥纹，甚是丑怪，怕惊了主子。”

燕姬闻言皱眉，不以为然道：“朝廷的罪奴，脸上刺青黥记是免不了的，哪来诸多废话——还不快给我把人唤来？”

一声令下，早有人依言而行。一刻之后，便有人轻揭鲛纱帘幕，珠光闪动之下，一道轻盈身影站在下首，躬身示意。

燕姬抬眼打量，却也禁不住轻噫一声，心下一震。

那女子着一袭布衣，长发垂鬓，右半边脸被乌发遮住，看不真切，左半边却是肌肤胜雪，只是，青黑黥纹在其上繁密连贯，显得狰狞可怖。

燕姬也吓了一跳，她定了定神，有些厌恶地瞥了一眼，曼声道：“听说你绣工不错，是真的吗？”

“不敢说好，只是略懂一二。”

那女子低声应道，声音也有些嘶哑，却随即抚着胸深深低咳起来。

“罢了，罢了！”

燕姬见她咳得难受，倒觉得有些不过意，缓和了一下声调，继续道：“你且看看这云锦……”

窸窣窣窣的衫衣抖动声响起，早有侍女抬了杌子来，将染了色的衣裳展开放平。

那女子细细看了，伸出手来抚摩，窗外天光映得她皓腕似雪，竟仿佛通身剔透一般。

嘶哑的声音响起，因这满殿里的熏香，漾出空寂沉闷的回声——

“色入已深，又染得四溢横流，再好的刺绣也遮不了满幅，请恕奴婢无能为力。”

燕姬一听，柳眉一挑，看着阶下之人那骨瘦嶙峋的丑怪模样，连斥骂的兴致都没有。她一回头，看见先前那个小侍女正跪在一旁默默啜泣，禁不住一腔怒气涌上喉咙，连声音也变得尖利起来——

“你这小贱婢还敢哭！坏了我这件云锦，做出这个样子来给谁看！”

说罢纤长玉指已伸出，尖利的指甲几乎要生生戳入对方的眼中——

“把她给我拖出去……”

未尽的言语，带着凜冽杀意，蔻丹的鲜红映着她的雪白十指，仿佛宣昭了这微贱生命的终结。

这时早有健妇上前，七手八脚将人拖下。只听外间廷杖撞击的噼啪声响起，众人悚然色变，却无人敢劝阻。

哭喊声中，小侍女被生生从地上拖行，经过那黥面女子身边时，她正垂首敛目，仿佛是泥塑木雕一般。

小侍女被拖得衣衫凌乱，汗巾腰带都散了一地，她哭昏了头，栽倒在地，开裂的衣领口跳出了一枚香榧小扣，雕得很是精致。

那物件跳跃着，映入黥面女子的眼中，她寂若死水的眼中，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

怎有可能……竟会是……

燕姬冷哼了一声，心下懊恼不已——几日后，便是闻侯的生辰，这件衣裳正要派上大用场。

她的沉思被一句突兀的话打断——

“燕夫人请息怒，这件衣裳修补起来虽然棘手，却不是无法可想。”

燕姬一愣，看到那黥面女子正抬起头，直视自己。

那目光幽然深邃，波光莹莹，微一触及，竟连周身肌肤都为之刺痛。

蓦然被人插言，燕姬本该发怒，却不知怎的，只觉得那目光凝然，自己竟讷不成言。

那一瞬间，这个黥面女子带给她很奇异的错觉。她身上的那种清静尊贵，连先前自己觐见夔王时也难与比拟。

她呆了一呆，暗骂自己胡思乱想，随后皱眉道：“你方才可是说无能为力！”

“光凭奴婢一人，当然不能——我需要她的协助。”

那女子手一伸，指向了被拖在地上狼狈不堪的小侍女。

燕姬回过神来，冷冷打量着她，“哼，你是想救这个小丫头？”

“不敢有瞒夫人，奴婢确实作如此想。”

迎着燕姬微愕的目光，她咳嗽着，苦涩笑道：“奴婢刚刚从此物上认出，她是奴婢少时失散的亲妹妹。”

她举高了手，掌心赫然是那枚香榧扣。

这一下大出意外，却听她继续道：“先前奴婢一人，确实无能为力，现下有妹妹在此，她学过拆丝之法，拆开之后分别洗净，不足之处再由奴婢以刺绣补之，定然天衣无缝。”

燕姬听了，半信半疑，“你该不会是来诓骗本宫吧？”

“如若有假，夫人再治我姐妹二人重罪不迟。”

燕姬闻言一笑，指间的蔻丹闪烁生辉，“好，若是你们姐妹真能挽回，本宫就饶过这一遭。”

言下之意自明，那女子满口答应，拉了妹妹正要退下，却被燕姬唤住了。

“本宫差点忘记问了，你叫什么？”

那女子闻言，目光幽动，抬起头时，笑容里带了一丝不易捉摸的意味。

“疏真……我的名字，叫做疏真。”

白雪皑皑中，早已由宫人们开出一条曲折小道，越往偏僻处，越是崎岖难行。

疏真拉着小丫头，一步一顿朝前走去，雪没过她的膝盖，寒意沁入，引得她

又是一阵咳嗽。

“你真是我姐姐吗？”

犹带稚气的声音响起。疏真勉强止了咳，看向身畔之人，抚胸喘息着苦笑道：“你已经忘记我了吗，虹儿？”

她伸出手——掌心伤痕累累，她有些费力地从怀中掏出一物——竟是另一枚一模一样的香榧扣。

“真是姐姐！”

虹菱又惊又喜，眼中流下不敢相信的泪水，深深抱紧了朝思暮想的胞姐；“姐姐，真的是你！”

她激动得语无伦次，“那年北狄人打进来，又逢上八府之乱，舅妈她们说把姐你卖给了京城的官人，没想到你我还会再见面！”

疏真将她揽在怀里，温柔地抚着她的头发，眼中带着深邃难懂的悲喜之意。

“是啊，十年了……”

她叹息着，双眼望向无边无尽的苍茫天宇。

已经十年了。

可霓，十年前你来到我的身边，一直服侍我，陪伴我，不离不弃，直到我穷途末路的最后……如今，难道真是你在冥冥之中有灵，让我遇到了你的亲妹妹？

北风呜咽，雪屑纷飞，天光渐暗，淡淡余光照在紧紧相拥的姐妹身上，仿佛是幽冥中，那飒爽英魂的欣慰轻笑。

可霓啊，你还是不愿我萌发死志，所以才将妹妹送至我身边，让我好好活下去吗？

疏真的眼中闪过难解的悲怆怅然。她静静含着笑，轻抚着虹菱的头，“虹儿，姐姐现在改名了，叫疏真，你可记住了。”

虹菱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可是姐姐还是姐姐，不是吗？”

“你说得对！”

疏真的声音温软轻柔，随着两人的脚步声，逐渐消失在风中。

第二章 云泥



淡青的长裙，在她身后的夜色衬托下，修长轻盈。她全身轻倚在玉栏之上，宛如轻烟一般清渺，仿佛下一刻就要消失于无形。一头漆黑长发垂鬓披散，在夜风中轻轻飘动，曼妙繁多，似真似幻。

疏真携了虹菱回到住处，却有人奉了燕姬之命，把她和妹妹的住处换到了一起，本是四人的大通铺，如今却只住了姐妹二人。

回夜宫中人手并不甚多，燕姬这么安排，本是小事一桩，更何况如今姐妹两人正在替她修补衣裳，示以小惠，也算是随手人情。

昏黄烛光下，疏真一头乌发垂肩，黑眸如同两丸水银一般，清冷无波。

她小声咳嗽着，用不甚熟练的左手穿针引线。银针飞走间，柔滑的云锦衣裳上流光溢彩，仿佛荡漾着无尽的荣华富贵。

她忍住左手的酸疼，唇边勾起无奈的苦笑——这样的云锦，虽然号称珍贵非凡，但在过去的自己眼中，也不过是埃土一般的物件，又哪曾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竟会这样战战兢兢、求全责备地以刺绣遮瑕？

人生际遇之神奇，这般浮沉荣辱，是谁也料想不到的。

她叹了口气，凝望着手下密密的针脚，下意识地伸出右手想要揉揉肩膀，却僵在了半空中。

灯烛明灭间，右手腕处的刺眼疤痕，显得格外黑沉狰狞。疏真试探地动了一下，五指仍是微颤，却不能使出半分力气。